

壮大中产阶层: 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指向

李 琳^①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教研部, 长沙 410001)

摘 要: 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建构不是主观的也不是无目的的建构, 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并必定指向一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社会的公平正义建构指向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 是体现社会共享正义原则的产物, 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体现和保障, 并建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重要背景和价值指向。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正义原则; 中产阶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实质上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问题。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是向两极分化发展或是向平均主义发展, 还是保持一种折中, 即顾及社会平等, 又满足自由发展, 这就取决于建构社会公平正义的背景考虑或近期目标选择。对于社会决策者来说, 社会资源通过何种社会结构进行配置的问题, 关系到制定和执行何种社会政策, 引导形成何种社会结构, 并尽可能体现社会公平, 保持强弱适度平衡, 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

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建构不是主观的建构, 而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制约下的建构; 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建构也不是无目的的建构, 而是必定指向一定社会阶层结构的选择。发展壮大中产阶层, 建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最大限度实现人民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是我们和谐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建构的重要背景和价值指向。

一 不同社会公平正义建构的不同价值指向

在罗尔斯看来, 每一个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 他们既有利益的冲突但更有利益的一致; 因此, 一个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否就应该保证他们的自由和平等, 尽力消除自然和人为的各种不平等, 为他们创造具有尊严、自足的生活的社会制度环境。所以, 必须建立一系列正义体系来保证社会公正。但是,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位置上, 人们往往基于不同立场, 建构了不同的社会正

义体系。不同的社会正义体系建构有不同的价值指向, 并最终指向不同社会阶层结构。

一是基于穷人利益和权利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建构。这种正义体系按照穷人的正义原则行事, 体现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指向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人类社会的平等社会正义和马克思建构的理想社会正义原则就是这种典型。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就是站在弱势群体和穷人的立场, 强调个人生存的优先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工人阶级作为绝对的弱势群体, 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 其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严重失衡,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呈两极分化的局面。在资产阶级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而在无产阶级的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08} 解决分配正义或正义所提出来的问题只能是根除私有财产,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才能实现社会公正, 建设人与人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的基于穷人利益和权利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他对处在不利地位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弱势群体根本生存状况和权利的关怀。但是, 马克思关注的是推翻现实不合理的贫富分化社会, 指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正义原则建构, 而且他主张的阶级平等与目前主张的经济自由存在张力, 其基于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体系不能作为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指向。

二是基于富人利益和权利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

① 收稿日期: 2009-02-14

作者简介: 李琳, 女, 湖南祁阳人,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哲学。

建构。这种正义体系按照富人的正义原则行事,强调强势的权利,体现的是等级主义或两极分化的分配正义观,指向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更多的是重视自由的社会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富人利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其正义原则建构基本上是强势或富人立场。诺齐克认为正义不在于公平,而在于个人权利。“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什么事情的问题。”^{[2]1}诺齐克认为,应当按照比例平等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能力强的、天赋好的、出身条件好的就应当多得,相反,就应当少得。人们实际上存在着不幸的不平等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不平等是不可解决的,任何平等的分配最终都将导致不平等,更没有理由对弱者作出补偿,能力大者有权获得更大的利益。国家和政府不应当干预分配,更不应当通过税收待办法来对弱者进行补偿。个人天赋等偶然因素也应当成为分配的依据,它们是个人的权利,政府不能干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诺齐克建构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和社会动荡。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建构其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则采取一种相对折中的立场,指向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罗尔斯指出,一个理想状态的正义社会的情景应该是,“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的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3]1-2}罗尔斯提出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力求兼顾社会大多数人,特别是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利益,甚至主张以处于社会最低贫困线的人的经济状况为分配原则的参照起点,力求使社会的每个人都能从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罗尔斯通过这两个正义原则,从社会各阶层中择出了“最少受惠者”这个群体,以其利益分配状况作为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的标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落到照顾弱势群体,形成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多数。由于罗尔斯没有超出个人主义的视野,其正义体系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是以不损害强势利益为前提的,最终是自由

主义的有限的社会正义观。

二 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是建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重要价值指向

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壮大过程是社会的正义程度与社会和谐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产阶层的发展制约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实现与评价,是社会正义从应然走向实然的推动力量。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正义原则建构的前提,同时也是和谐社会正义原则实现的保证。因此,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是建构和谐社会正义原则的重要背景和价值指向。

1 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趋于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正义原则选择的条件和价值指向。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4]225}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周晓虹也指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的中产阶层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通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5]299}

中产阶层介于权势阶层和民众之间,是缓和阶层矛盾的政治力量;是保证消费稳定、需求旺盛的经济力量;是温和与保守的思想力量。中产阶层介于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有助于消除人们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和对立,缓解种种可能出现的社会紧张和冲突。中产阶层的成员比较重视现有的稳定的生活,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强,而且其行为方式比较理性,其心理倾向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中产阶层使得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以中产阶层的社会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作为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基点,使得那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当然,中产阶层必须能够构成社会的主体和大多数,同时获得自己应得的社会资源,保障自己应得的各种利益,否则,它不可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功能。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数发展规模还不大,制约着其社会稳定功能的实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6]

2 中产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容轻视的作用。发达的经济基础是现代正义社会的基本支撑构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正义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实

现消除禁欲色彩的社会公平。“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以专业技术和文化知识为特征的中产阶层,是当代社会新经济因素的主要体现者,是推动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到来的中坚力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力军。既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又有雄厚的知识资本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中产阶层,作为知识和科技资源主要载体以及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在知识资本成为国家兴衰存亡关键的知识经济时代,在以科技原创动力为主的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语境中,势必日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他们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潜力不可低估,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3 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有利于正义共识的达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是消解社会各种分配原则之间的冲突,消解价值观的冲突,促成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群体达成正义共识的现实选择。中产阶层社会驳斥了有关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逻辑,破除收入分配不平等开始抑制经济增长的逻辑;它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妥善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体现了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它促成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保持一定的共识,以缓解社会矛盾,降低政治的风险系数,有效整合政治力量,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它降低了各具差异性的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摩擦,使政治与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新型的社会文化与建构宽松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多元社会一旦形成了正义共识,就确立起了人们审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尺度,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动,从而建立起统一和谐的社会秩序。

4 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有利于各阶层利益的和谐与整合。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是社会正义的直接体现,有利于各阶层利益的和谐与整合,有利于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先富阶层与后富阶层的一致发展,是先富与共富的有效模式。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被推翻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显现的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继续贫富两极分化,而是贫富差别缩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正如米尔斯指出,“白领职业者悄无声息地步入现代社会。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8]中产阶层社会结构为人们的价值冲突提供裁决的尺

度,允许人们爱好的多样性的存在,并保护这种多样性。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统一性与多样性以及个体成员共生和谐的社会。相反,两极分化社会必然导致社会冲突。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存在的合理性,看到各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平等性,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在制度框架内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要求相互博弈妥协的平台,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妥善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最近几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不仅社会公平受到损害,效率本身也成为了牺牲品。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9]²⁴³只有平衡各种利益团体和社会阶层关系,协商解决问题和争端,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以协调,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整合,使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资源得以凝聚,才能形成有机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最终实现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三 和谐社会公平正义体系不是中产阶层的正义观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正义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中产阶层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不是十分富足,社会资源中等程度匮乏的社会。中产阶层社会正义观亦是社会资源中等程度匮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层社会的正义原则必定随之改变。

尽管中产阶层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正义的发展,尽管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指向,但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不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指向。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作为其正义社会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服从于其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胡锦涛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目标也是实现其和谐社会理想的现阶段政策取向,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只是实现理想社会的一个现实的重要环节。

中产阶层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产阶层的正义原则和正义观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正义原则。卢梭就批判了中产阶层的自利与社会正义的冲突,认为现代人的困境,在于其自然人与公民的自我分裂之苦,亦即自利与正义的冲突。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

保持自然感情优先的人,如果经常自相矛盾地在他的自然倾向和应尽本分之间徘徊犹豫,那么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己对人都将一无好处。正如现代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他将成为一无可取的人。^{[10][10-11]}同时,在市民社会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产阶级所显示的是自然的意志,即以欲望和需要等为基础的意志,是一个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其自身存在着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影响和制约甚至是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中产阶级人性的种种局限决定了中产阶级正义观的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如,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制约中产阶级的个人视野;过分注重自身的利益和立场,中产阶级不会关注农民的利益或弱势群体的利益;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异化等方面体现了中产阶级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正义观念,富人不接受,穷人不理睬,它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正义原则。

中产阶级的正义观是折中的兼顾的正义观,体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谐社会正义原则的建构只是以中产阶级的正义观为参照系,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世界观为主流的社会,而是一个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等为价值取向或以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建构的公平正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只有维护每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与合理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才能制定折中和相对客观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

人都得益。”^{[11] 161}“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12]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结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便失去了最为基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3]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91
- [5]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6] 李春玲.中产阶级的增长趋势[N].华夏时报,2008-01-07.
- [7] 吴浩.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迁[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 [8] [美]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法]卢梭.爱弥尔:上卷[M].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N].人民日报,2008-03-19

(责任编辑:黄声波)